毘陵集

附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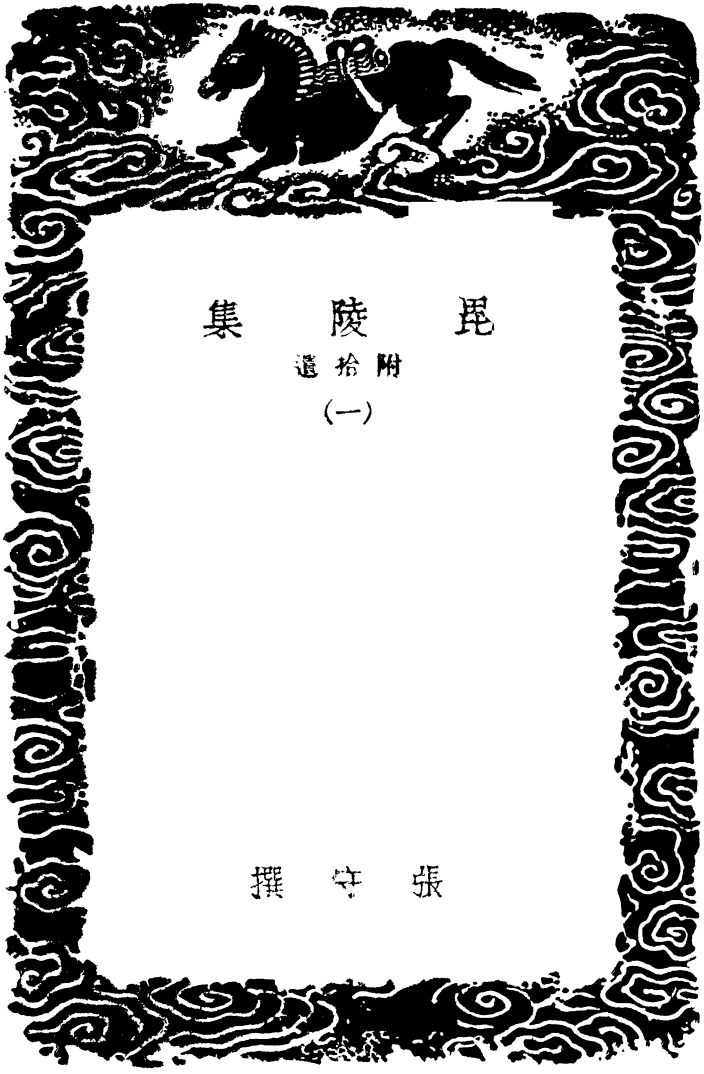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毘陵集

附拾遺

(一)

張守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毘陵集目錄

卷一
劄子十三首
卷二
劄子十七首
卷三
劄子十七首
卷四
劄子四十八首
卷五
奏狀九首
卷六
表三十八首
卷七

表五十三首　牋二十首
卷八
外制十五首
卷九
內制四十二首
卷十
啓二十四首　狀十八首
卷十一
記三首　序四首　書四首
贊二首　頌一首　跋二十一首　題後三首　銘一首
卷十二
祭文六首　誌銘三首　祝文一首　上梁文一首
卷十三
誌銘三首
卷十四

誌銘三首　墓表一首　神道碑一首
卷十五
賦一首　五言古詩十六首　七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六首
卷十六
七言律詩五十首　七言絕句三十六首　附錄謚議二首

臣等謹案毘陵集宋張守撰守字全眞一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崇寧元年進士高宗卽位召爲監察御史紹興中歷官參知政事兼權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卒謚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毘陵集見于陳振孫書錄解題者五十卷其本久佚故遺文世不槩見僅前賢小集拾遺中載其詩一首而已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蒐輯編綴約尙存十之三四謹校訂排次釐爲一十六卷而以婁機等所作謚議文二篇附之于後史稱守家貧好學過目不忘故所爲文具有體幹而論列國家大事是非利害如指諸掌綽有經世之才尤非儒生泥古者所可及本傳載其建白諸事如論防淮渡江利害論金人侵淮有四路宜擇帥捍禦論大臣宜以選將治兵爲急不急之務付之六曹論幸蜀十害論宰相非人論敵退後措置二事今其文具在集中他如論守禦事宜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鎭乞修德諸劄子史所不載者尙多無不揣切時勢動合機宜其大旨在于經營淮北以規復中原而不欲爲晝江自守之計雖其時宋弱金強未必遽能恢復要其所言不可不謂一時之正論也

至其薦汪伯彥、秦檜．頗乏知人之明．則瑕瑜不掩．亦不必曲爲之諱矣．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毘陵集卷一

劄子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召賓經幄。復瞻穆穆之清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瀆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外患不預焉。蓋敵國相爭。莫先自治。試爲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巡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冬金人不能渡江。入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謂長驅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勁兵。蓄憤養銳。固可折箠而笞。劉豫頓轡而還舊京。然不過策勳第賞。爲一時美觀。而未爲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尙強。藩籬未立。秦、晉、韓、魏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屬于彼。就使克復州縣。能有保其土地。而撫奄其人民乎。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爲今之計。當一意經理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爲別都。儲粟練兵。自爲不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萬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謀行計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盈庭。未易決擇。又況知言自古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嘗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于此。蓋不知

宋張守撰 國圖藏

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求其非。則十已得五六。然後攻覈其邪正。參訂其虛實。于是或用或舍。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則求之審矣。齊桓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體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責其成功。堯之用鯀。而陻洪水。爲害大矣。必俟九載績用弗成而後黜。堯豈不恤昏墊之民哉。蓋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況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隨卽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恩讎報復。各快其意。徒爲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眞賢。則略其細故。不規近效。以責成于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役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于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錄其大略。舍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隋也。而以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吳元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使能。則能者不可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錄錄闒茸不才之人。夫闒茸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僥倖。艱難以來。風俗敗壞。貪懷苟得。熾于前日。在下者既

啓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惠。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于下。而怨歸于上。甚至以危言上惑宸聽。卒如所欲而後已。爲今日之計。痛加裁抑。勢或難行。如內外官吏。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廩。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于爲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于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隳。無以善後矣。要在稍嚴資格。獎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息僥倖之漸也。何謂破朋黨。朋黨之禍尚矣。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尚。不謀而同。故聞善而相稱譽。見善而相薦引。未必有心而近于爲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武王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爲黨耳。善乎歐陽修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末。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存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殛鯀而興禹。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任。故祁奚舉其子。崔祐甫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爲美談。況非父子親舊。而以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歷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耆賢以爲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大抵人指以爲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

亦必痛懲而申儆之。此破朋黨之策也。陛下于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他細故。不足爲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爲獻者。特在于果斷而不疑。力行而不怠。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身正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曰新。蓋欲常新而不蔽也。詩稱湯聖敬日躋。蓋聖欲有進而無已也。儻強勉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夷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顧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事劄子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當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于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也。

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衞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陜。血脈相通。號令相聞。脣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棊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于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斤。悉出于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患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與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與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

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箠而笞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紾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既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于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爲要也蓋所謂愼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才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與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而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取進止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臣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蓋緣西北多係金人或盜賊殘破去處士大夫惟欲官于東南東南之

闕不足以給之。反有留滯失職之歎。而西北州縣。遂致久闕正官。職事曠廢。今取會到侍郎左選。見在部人四百九十員。而河東、河北、陝西、京東西、經使。闕三百餘處。無人注授。則其他三選。亦可知也。臣愚欲乞將應殘破州縣。竝令吏部破格差注一次。候任滿日。與轉官資。以示勸奬。庶幾人有寸進之望。不辭險阻之勞。上無曠官。下無失職。如有可采。卽乞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臣近準轉運司牒。福州備準戶工部符。提領軍器官申請。合用翎毛依打造箭頭體例。令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每州幷大縣。各買四萬二千莖。小縣二萬九千四百莖。竝隨箭頭赴行在送納。臣契勘福州先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打造箭頭。每月大縣一萬。小縣七千。每季赴行在送納。已遵依施行外。本州每月雖打箭鏃十萬五千隻。人力工料。可以督責取辦。不敢更有申陳。惟翎毛一事。則不獲已。須至奏稟。如福州十二縣內。大縣七。幷本州。每月共買三十三萬六千莖。小縣五。每月買一十四萬七千莖。一月總計四十八萬三千莖。一年總計五百七十九萬六千莖。均大小一月約買四百萬莖。一歲近五千萬莖。緣翎毛惟鵝鴈可用。而兩浙、江東西、等路出產。在本路惟漳、泉、州稍稍有之。數亦不多。而鵝鴈之屬。福州又絕難得。民間或養一二鵝。已爲奇物。一鵝可用者纔十餘翎。本州一年買發五百七十餘萬。委是難以計置。昨紹興元年二月。朝廷拋買三十萬莖。限半年起發。爲非出產。具申都省。續蒙指揮。只買七萬五千莖。去年二月。亦拋買二十萬莖。是時臣多方措置。招邀漳、泉、客販。增價收買。僅得數足。今則諸路州縣。皆有拋降。

而又數目浩瀚無緣可得竊恐有誤朝廷指準使用他日雖黜責官吏恐亦無益欲望睿慈詔有司裁損數目行下出產州軍寬限計置庶幾可以辦集臣備員一路目見利害不敢緘默取進止

貼黃

臣本路節次承準指揮打造甲葉箭鏃及變賣度牒起發海船製造戰艦皆已遵稟施行凡人力可辦者不敢擇事獨有月買翎毛無從可辦實恐有誤軍期使用伏乞睿照

臣契勘翎毛本不直錢只曰官買小人乘時射利踊貴可駭訪聞目今一茎已三十足錢若科買民戶則倍費騷擾然亦卒無可納必致枉加刑責若置場依價和買則亦枉費財用兼會計諸四十州軍所買一月無慮六七百萬數目太多恐卒使用不盡當財用窘闕之際高價收買誠亦可惜據本州作院供鵝翎十八莖可供弓箭十隻今來所拋翎毛比見大箭鏃數已倍多兼體問得弩箭神臂弓神勁弓箭皆可用鴨翎併乞下軍器所相度施行

乞安養宗室劄子

臣伏見自陛下巡幸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卹指揮所得請給或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飲博鬬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敦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車駕駐蹕臨安臣愚欲乞倣兩京舊制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敦宗院各就大郡踏逐寺院或官舍擗截以充每院差近上有年德

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贍宗子錢米。盡數發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居住者。竝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卽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議酌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爲非。仰稱陛下惇敍之意。臣忝侍帷幄。假守近藩。目覩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禁軍逃亡劄子

臣訪聞行在禁軍。近日頗有逃亡。數目不少。亦或將帶器甲前去。其本營寨避免責問。不敢盡數申報。深屬不便。兼聞衆軍日逐食錢。幹辦部轄人減剋。乞取仍不卽時給散。因致逃亡。方陛下選將練兵。以圖中興。拊循士卒。寵賜優厚。惟恐失所。而小人冒利。使陛下實惠有所不及。竊恐逃亡不已。爲害甚大。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取會五軍近日逃亡數目。內數多者。本寨將校以及統制。竝賜責降施行。所有今後減剋乞取五軍食錢分文以上。竝以軍法從事。許人告說。所貴軍情少安。人思自効。其申報逃亡。不實不盡。亦乞嚴立法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臣聞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臣子無二義。忠孝無兩心。利害休戚。莫不同之。比年以來。紀綱隳壞。風俗彫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有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爲痛哭流涕者也。陛下踐阼。訓勑丁甯。德音屢下。固宜操心礪行。一洗

餘習而懷利後君其風未殄比者防秋在期方事備禦而行在職事官或求外任或丐宮祠或託故謁告各欲便私而去則國家何所賴于士大夫耶夫以陛下不憚勤勞冒犯寒暑駐蹕淮甸思濟艱難而策名委質享有祿位者顧宜戮力就死各効所長今乃纔涉秋冬人自爲計委君父而去之原其心忠義安在則緩急之際寶國之利可以灼見而不疑也昔漢高祖起豐沛與諸將間關戰鬬之中以定漢業至論功行賞則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惟蕭何舉宗數十人從我功不可忘也故蕭何之功遂冠諸將夫從高祖者受上賞則今日委陛下而去者可置而不問耶欲望聖慈揭榜朝堂明示飭戒使士大夫徇公忘私先義後利協心盡節以圖中興庶幾紀綱稍振風俗少變上副陛下有爲之意取進止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臣仰惟陛下修政事練軍實慨然有意于中興之盛然今之最大且急者莫過于軍政本朝之兵自童貫、高俅等壞之而勸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掠嬰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今日之勢蓋幾于此改弦易調顧可緩乎伏覩建炎元年十一月詔侍從以上各具所見攷古軍政可行于今者條具以聞逮今累月未聞有所獻納以副陛下大有爲之意者今朝廷雖有置振華新軍指揮議者尙慮招集選擇未易充數循習效尤或蹈前轍及所以給養之具訓練之要節制之方亦當講求臣竊過計以謂防秋之期止三數月寸陰可惜窮日力以圖之尙恐不及欲望睿慈申嚴去冬之詔或責以旬月使

悉意開陳。或召至中書。給筆札條具。庶幾博採衆智。宜有可行。而陛下詔令。不至廬出。取進止。

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

臣伏見陛下駐蹕建康。已四十日。敵師止于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恐。不知所出。近嘗頒降防秋之策十有六條。人未以爲然。內外臣僚。駁論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布在遠邇。擾而無補。恐必誤事。兼又江北未有措置。官吏兵民。莫不疑沮。以爲朝廷置之度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蹉跌。覆水不救。非若前日維揚。尙有南渡之計也。訪聞大臣在政事堂。雖窮日力。頗亦困于文書之冗。賓客之勞。不得專意于經濟之務。蓋所謂文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賓客者。率干求差遣。敝精神于無補。使其少休。僅容食息而已。豈復更能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惜之。臣欲望睿慈。詔諭大臣。撥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長貳。一面行下。除授差遣。則更加攷覆。引用恬退之士。以息奔競。庶得凝神靜慮。思所以備禦之策。若之何而拒戰。若之何而固守。若之何而將士用命。若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以次施行。不然。則與去年秋冬。無以異也。昔漢王吉言于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其務在于簿書期會。斷獄聽訟。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勑尙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又況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又論江北知州防秋劄子

臣竊謂防秋之策莫先于江北而措置備禦莫急于郡守今去防秋纔一兩月淮甸之間郡守闕而未除者揚州黃州是也除而未到者光州之呂某壽春之張某楚州之劉某是也有耄昏而無能爲者蘄州王某是也有罷懦而不事事者無爲軍之王某是也欲乞睿慈將見闕去處早賜差除未到之人促令之任其日月已久計程未到者量加譴罷不可倚仗者別行選差庶幾秋冬不致誤事取進止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臣準本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覩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敵至官吏遁逃則敵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緜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干戈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拓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敵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足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于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于廬壽光濠以扼其衝次于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

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盬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儉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豫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大江之險而能卻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千乃絕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敵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拒苻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荆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于赤壁而勝之今使敵由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拒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況敵人長技惟恃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于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黄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于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敵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遽返于中途或無功而徘徊于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于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

令不明。失于申警。卿示寬恩。以責後效。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于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疏決獄囚劄子

臣伏以國家自祖宗以來。哀矜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疏決在京見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俶擾。去歲陛下即位于艱難之初。不及舉行。人雖不能無疑。猶以謂陛下龍飛。已肆大霈。或可暫罷。至如近日。暑氣漸隆。囚禁不少。祖宗令典。不宜廢閣。雖云鑾輿暫駐淮甸。而京師諸夏之本。已降詔聚糧。以圖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檢會故事施行。緣大理寺獄。竝在行在。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盜發本路監司帥臣不即捕治劄子

臣伏以盜賊竊發。責之巡尉。巡尉不能制。責之守倅。守倅不能制。責之監司帥臣。監司帥臣又不能制。然後命將出師。以致天討。此祖宗以來。上下內外。維持治功。不易之理也。近緣金人繹騷。草竊時起。合黨嬰城。以逞其暴。巡尉守貳。或不能制。則監司帥臣之責也。而監司帥臣。往往陰拱坐視。一方之魚肉塗炭而莫之恤。必待王師之至。然後敢前。則朝廷何所望于監司帥臣耶。近者秀州軍賊爲變。本路監司。固當帥先統一路之兵。薄于城下。攻圍殄滅。借其未能。猶可以折姦鋒而備衝突也。殆踰旬月。大兵將至。而提刑王翊。尚留湖州。趙哲尚留平江府界。上漕臣留杭州。無一人肯至秀州城下者。必待張俊大軍入境。而後

稍集夫以秀賊纔四百餘人而浙西八州廂禁將兵新舊弓手無慮萬人合從撲滅直差易耳而乃環視不進若非陛下駐蹕在邇出師遣將捷于建瓴豈不滋惡稔禍養成大寇以貽朝廷之深憂耶蓋緣異時錢塘鎮江之寇盡仰成于王師而一時監司皆置不問遂乃玩習顧望以爲當然臣恐他日六飛回馭而江浙之間復有警則國家本根之地一委之度外矣日者建州之寇亦以監司非人涵養半年有餘卒不能制苟玩之弊不可不懲所有浙路監司等不即會合城下討滅秀賊之罪伏望睿斷特賜施行不可謂賊已平蕩而忘後來之患也取進止

毘陵集卷二

劄子

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詢求民瘼。德音屢下。丁寧惻怛。凡擾于民者。一切蠲罷。所以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業也。近復有臣僚上言。州縣于百姓戶下科率金銀錢米。已蒙聖慈。令監司按劾。重寘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緣壽春府霍丘縣屯駐高武略人馬。公行文移于壽春府、廬、光、濠州。每人戶家業錢一千貫。逐人月納錢一貫米一石。前去霍丘縣送納。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即均敷。必定分撥高統制人馬于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定千緡千石。臣契勘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餬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送納腳剩之費。因緣乞取之弊。又在數外。理難供輸。供輸不前。必亡而爲盜矣。又況淮西數州。皆遭丁進及羣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困之。體國愛民者。固如是乎。初無朝旨擅行科率。德音踵至。恬不爲念。奉法遵職者。固如是乎。且州縣科率。爲監司者。即當奏劾。而躬自爲之。何以廉按一路。既自知非法。慮州縣不從。乃欲移屯人馬以恐制之。又豈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竊慮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霍丘縣高

武略人馬。聞亦係招安賊徒。亦早賜措置分屯。庶幾不至姦吏因緣侵擾良民。而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爲虛文也。取進止。

又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近覩舒州太湖縣稅戶程繼亨等。經御史臺陳訴。稱本縣追喚勸諭。出備人夫錢糧材植甎瓦等。赴州築城。今來舒州城基東北兩壁。盡臨溪河沙埧之地。逐年山水泛漲。衝蕩不常。雖有古迹。半在溝浸之處。難以回互。設或成就。卽基址不堅。至春夏間。山水復泛。隨卽頹毀。所費浩大。實爲騷擾。具到書一事件。內太湖一縣。總計費錢四十八萬八千餘貫。本縣自第一等至第四等人戶家業。止有四十九萬五千餘貫。今竭盡本縣人戶累世所積活業。僅能當上項所科之數。委是破蕩百姓家產。及自靖康元年以來。爲軍興之時。官司節次于人戶名下。備貸錢銀糧斛。應分本縣弓手民兵戰馬。及諸處勤王兵馬經過。又經賊盜燒劫。人戶失業甚多。今來築城所費。以民間實直。約用錢三百五十萬七千餘貫。雖蒙朝廷給降度牒一百道。計二萬貫文。尙不及百分之一。其餘皆盡出民間。不惟人戶困乏。又盜賊未息。商旅阻隔。亦無人承買緩急。官司催督枉遭刑責等事。臣訪問舒州自軍興以來。累經科率。及賊盜經過。人戶至今未敢歸業。而修城之費。數倍他州。竭民之產。未必可成。又聞提刑司節次催督。未見毫髮之利。而害已不貲。設使竭民力以成之。未必有能守之人。可守之糧也。今據人戶所陳。欲望容慈委官體究詣實。或稍候人歸業。檢計實費。漸次修整。庶免騷擾離散之患。取進止。

又論軍期科率劄子

臣伏見州縣軍興以來用度不繼或緣修城或緣犒賞勸委人戶各出錢米迫以軍期恐以軍法莫敢稽緩民力重困雖朝廷禁約三令五申然一時之急冒法趣辦或不能免故法令或有時而不行加以州縣貪吏誅求無藝費出無節以所裒率謂不係省司錢物收支不明私自潤入監司無由按察情弊欲乞聖慈申嚴舊法如有緩急收到軍期錢米竝仰本州收附赤歷分明支遣知通書押結轉監司所至取索點檢驅磨庶幾不至重斂困民以稱陛下惠綏元元之意取進止

乞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大者劄子

臣聞天下之勢歷數脩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不可爲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振古未有而敵國之患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歷數延洪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纂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觀中興則內修外攘在于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仄席日再御朝而公卿羣臣上體焦勞靡休澣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爲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設施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于正持危必期于安援天下之溺必期于獲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于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嘗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大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既用之後罕有悉心當事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馳騖不遑之時尤當愛惜寸陰

以急先務。又況今春。金人踐蹂京西。殘及陝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爲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專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處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不致煩勞。日力不致虛費。有以上助陛下大有爲之意。仰答太宗所以爲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務在簿書期會。聽斷訟獄。此非太平之基也。宣帝用是總覈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于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諭諸將劄子

臣近者具奏。乞豫爲備禦之計。頗蒙聖慈特賜采納。今者伏聞敵兵遽入。復奪河南。驅率諸叛。分據要地。遠近驚駭。流言失所。恭想深軫聖慮。臣不勝悚懼。當炎暑之際。未必長驅而深入。然無恃其不來可也。仰惟陛下。神謀內斷。必無遺策。然朝廷所恃者。三大將之兵。使其協謀同力。則敵國雖強。豈能窺覦。然遠近之論。猶慮大將所見不一。或失其機會。今日之憂。無大于此者。臣本路鈐轄張琦者。頃在僞齊。踰年而歸。臣嘗詢攷彼國事宜。琦云。彼所謂四太子者。每見必問本朝曲折。嘗言本朝諸將不和。若與兵攻之。決不相救援。遂有輕視本朝之意。是知諸將協心。則破之必矣。欲望聖慈。特降親筆。授以成算。仍遣大臣諭旨。見可而進。不分彼此。務在破敵。雖地界之遠近。錢糧之有無。亦許相通。首尾應援。如常山之蛇。則以此衆戰。何往而不克矣。臣衰病不足以策大事。區區過計。實以國之休戚。大臣所同。故敢冒獻狂瞽。惟陛下裁

敕取進止。

聞車駕親征劄子

臣伏聞金人窺伺淮甸。遣將出兵。俟有警急。陛下親統六師。往臨大江。臣竊惟金人恃勝憑陵。爲日已久。陛下引避累年。練兵蓄銳。將士思奮。人百其勇。而又暫迂清蹕。親臨江滸。殆天心悔禍。恢復中原之時也。臣限以守藩。在遠不獲執靮以扈屬車。瞻望行殿。神魂飛揚。伏望容慈。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俯察億兆愛戴之切。量敵制宜。以爲進退。時序尙嚴。竊恐蒙犯霜露。少勞聖躬。更乞次舍之間。益嚴衞養。六軍在行。所須或闕。願効區區犬馬之誠。敢不竭盡圖報大恩。臣無任感泣之至。取進止。

乞訪復徽稱劄子

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圖籍散亡。祖宗謚號。有司不復省記。故于節朔祭享。止稱廟號。未具徽稱。于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僚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謚號。乞從朝廷訪問。抄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讀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其略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府。竝令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備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罔避。遠近感悅。以爲陛下志存社稷。先民後己。顒顒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宮百司。啓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兇渠未靖。貽將來

之憂。輦轂之下。人心動搖。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其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戶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謂江北賊路。不一而一。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便謂六飛不爲固守之計。前日之詔。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爲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盍亦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于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碁布。責之將領。拊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于數百里外。仍又間于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默銷姦謀。日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藝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拓。卽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鋒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卽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責以旬日畢工。庶不以輦轂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爲陛下效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徐爲進退。然而所向之方。亦當豫定。以防襲逐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爲陛下道。如有可采。卽乞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重。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音。中外感悅。然而西京未靜。糧餽未充。千

乘萬騎難遽啓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已日夜念慮敢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人之燄尚熾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爲備可少緩乎臣竊謂其來乞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兩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揚軍絕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揚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眞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眞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潁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荊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荊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滁眞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爲可禦東路則青州據穆陵關楚州據淮陰爲可禦西路則廬壽爲可禦上流則襄陽荊南蘄黃爲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不足橫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耶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于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爲等差責之募戰士責之儲芻粟責之繕甲兵使明斥堠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陛

下親降手詔。委曲鐫諭。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蔽。效死弗辭。如俟緩急。臨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守禦幷乞豫措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蹕淮甸。還闕之意。屢形詔音。然而鞏、洛未清。糧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愼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敵人之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爲捍蔽也。又況揚州四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高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近無強藩重鎮之援。而六宮在行。百司扈蹕。以至府庫倉糧輜重甚多。動靜之間。利害相絕。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強敵。後逼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慈。詔督四路帥守監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鐫諭切責。使之合從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爲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宮百司。與夫府庫之積。豫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羣臣。專俟守禦。徐爲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戇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備禦劄子

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職事官。具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澶、濮、德、魏。側聞游騎。又干濟、鄆。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

自竭圖裨補于萬分臣觀今日強弱之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遣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于建斥堠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于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于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一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爲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敵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爲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爲可防自青沂入淮揚而來則楚之淮陰爲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敵未必能遽渡而淮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惰驕勇于私鬬而怯于公戰久矣萬一敵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一患也三則彼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于河而五倍于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于建業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敵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一則鑾輿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于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鑾輿既動則必宿兵于淮上亦必宿兵于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

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爲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爲得也。若爲宗廟社稷之計。而出于萬全。則渡江之策爲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爲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不可不豫爲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帥。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啓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建業、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爲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于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況千艘相銜。出入兩閘。度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舉于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容慈詔大臣將帥。豫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爲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遽渡。理恐然也。【案】此下有闕文。

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劄子

臣伏見昨者車駕倉猝南渡。駐蹕錢塘。席未及暖。又遭肘腋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蓋勵精以圖中興之時。然越在江南。地勢褊狹。脫或一騎絕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汲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兩三月間。忠臣義士所爲寒心。伏見向來被寇州郡。往往堅守。近則一兩月。遠至數月。或至踰年而不能下。比年敵兵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輒破一郡。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未嘗接刃。取如拾

遺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以爲與其委城于敵不如委之于守帥今乞將大河州軍竝倣唐藩鎮愼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費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法皆得自便使之捍禦外寇屏蔽中原如敵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許世襲其地庶幾人自爲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近襄州軍見爲番人所占據之處能進兵克復者亦乞準此若或因其退師罔冒功賞即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量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爲防淮次爲保江之計【案】此下有闕文

上殿論三奉使劄子

臣伏見朝廷決策用兵財用爲急經賦之外薄有所斂以權一時之宜固非得已已無復有異議也伏覩近降指揮帥守諸司量留本處經費外盡數起發爲州縣監司者亦無敢不自竭以効臣子之忠也又覩近降指揮江浙湖南福建州縣以田畝計自一等以至五等每畝約錢一百文足州縣吏亦無敢稽違以赴公家之急也取經費之餘則在官之財固無所遺矣收田畝之賦則在私之財亦無所遺矣如是所得宜亦不少又聞遣三奉使分路劄刷遠近之人似未能無疑也竊聞奉使所刷亦不過備坐前降指揮督責經費之餘田畝之賦及催起其他上供之物而已田畝上供已有定數責在有司且知爲軍期所須亦無敢稽留以誤國計恐不必奉使劄刷而後辦也若乃經費之餘帥守監司各欲自竭以効享上之意奉使者一旦奄有以爲己功已于人情有所未安而又所至未必盡得財賦之實過之者或竭澤以妨支費

不及者或漏網以致欺隱恐不若責之帥守監司使自起發之爲便也儻或州縣已自起發而使者無以藉手則必不肯但已將必拘收積欠與夫久陷不可催之虛數以塞責非使者之過亦其職使之然也將來朝廷指準起發支用則州縣受弊不可勝言矣使上天悔禍讎敵卽滅雖賦斂過厚誰復有辭萬一逋誅少延歲月則軍賞所資尙須講求夫天下之財不藏于公則藏于私故善富國者藏之于民儻有遺餘藏之公所以爲後日萬一之計此策之得也臣愚以謂奉行三使可以寢罷止令朝省移文催督實爲利便俟其稽違則黜責官吏一二以爲勸戒足矣臣愚狂瞽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斷而行之取進止

進編類建炎時政記劄子

臣準尙書省劄子節文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時政記未曾編錄奉聖旨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至建炎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各令元宰執省記劄送臣者臣昨于建炎三年九月八日車駕幸平江府蒙恩除同簽書樞密院事今自當日以後省記編類繕寫成兩册謹隨劄子上進伏望睿慈降付史館取進止

乞支軍糧劄子

臣契勘洪州官兵糧俸米每月支六千石一年計七萬二千石常年蒙朝廷于上供米內取撥二萬石應副支遣緣自紹興八年正月十八日指揮受納苗米不許收耗本州奉行不敢違慢頓減米三萬四千餘石計缺米五萬二千餘石自臣到任亦蒙朝廷體念急缺三次指揮支撥三萬石雖所欠尙多不敢紊煩朝廷止從本州擘畫收糴那移借兌僅能卒歲又以去年旱傷檢放苗米僅六萬石所有官兵糧俸米竝

未有支準若不求于朝廷必致誤事伏望體念減放秏米之後加以旱傷檢會年例特與支撥三五萬石應副急缺

乞除豁上供充軍糧劄子

臣伏覩近降赦書一項訪問諸路州軍常稅斛斗轉運使盡將支撥應付別用無以充本處軍糧卻于受納稅斛之時大量出剩準作軍糧指使仰今後措置椿出本處軍糧即不得別將他用竊詳朝廷之意惟恐斂之于民德意寬厚黎元欣戴臣今略計江西一路十一州軍秋苗舊額一百六十餘萬石上供年額一百二十六萬餘石起發之外有三十餘萬石以爲州縣歲計支用自經兵火以來人民凋散田畝荒蕪諸縣各有倚閣稅賦所納苗米僅能了足上供無復少有贏餘經常之費惟仰加秏紹興七年閏十月十四日指揮江東西受納人戶稅租收納秏米每斛加一升舊例不同處依舊一路收秏通不及一萬石州縣軍兵張口待哺官吏仰祿不可欠闕是其所入頓減而所費仍在倉廩空匱何所從出所用之數復取于民不過巧爲名目陰肆箕斂名雖蠲減而實未嘗減也緣本路苗米椿辦上供尚懼不足亦何暇支撥別將他用欲乞特降指揮下轉運使將江西諸州軍逐年贍養官兵經常之費會計實數于當年苗米內支撥應付其上供歲額對數除豁如敢加數支破重寘典憲庶幾實惠及民以稱陛下至誠惻怛之意所加赦恩不爲文具取進止

論大食故臨國進奉劄子

本部準尚書省劄子節文據廣南市舶司奏近據大食故臨國進奉人使蒲亞里等狀申奉本國蕃首遣齎表章眞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等物前來進奉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奉聖旨眞珠等物令市舶司估價回答其龍涎珊瑚梔子玻璃津發赴行在劄付本部施行臣契勘自來舶客利于分受回劄誘致蕃商冒稱蕃長姓名前來進奉朝廷止憑人使所持表奏無從驗實又其所貢多無用之物賜答之費數倍所得臣竊以謂方朝廷汲汲于自治之時而又陛下躬履儉素珍奇之物亦復何用所有今來大食故臨國進奉伏望聖慈令廣州諭旨卻之以示聖明不寶遠物以格遠人之意兼免財用之侵蠹道路之勞費仍乞自今諸國似此稱貢者竝令帥司諭遣庶幾漸省無益之事取進止

毘陵集卷三

劄子

論幸蜀劄子

臣觀今天下之勢猶人之久病脈理微弱氣息僅存將力攻而峻補之則變生意外而善醫者不過調適其寒温滋養其血氣絶其風邪所入之源徐俟氣息稍平脈理稍壯可勝藥石則從而治之然後爲得側聞道路之言以謂陛下將幸西蜀遠近震駭未審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萬有一出于此則無異疾病危慴而復朝補而暮下之豈不殆哉臣既風聞不敢循默若候已降指揮則過在朝廷臣雖力言恐或無益故于未行願爲陛下畢其說伏自天降禍虐二聖播越九族遷徙祖宗二百年之基業四方億兆之所屬望者陛下一人而已非出萬全豈可輕動冒險遠狩于義未安一不可也陛下駐蹕江左去蜀萬里將泝大江取夔峽而行則風濤之險可虞將由漢上取金房而行則盜賊之警未靖二不可也五軍將士禁衛班直扈從久勞人思息肩一旦復爲萬里之行跋涉險遠必生肘腋之變三不可也淮南西漢上數經剽攘因以饑饉穀價騰踊州縣空虚屬車經由供億難辦四不可也東南今爲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已遠適則姦雄必生窺伺之意則是舉根本之地而棄之而敵人之暴尚未論也五不可也借無姦雄輒生窺伺

而苗傅、劉正彥竄身東走。未知所止。彼知六飛之西。則必擣江、浙之虛以逞其暴。六不可也。議者必謂蜀中險固可守。臣以謂昔以劉備之才。用諸葛亮之佐。僅保區區之蜀。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地。尤而效之。未見其利。七不可也。今日將士多陝西之人。往往或勸陛下爲此行。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爲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他日抵蜀。潰散而歸。豈不危甚。八不可也。國勢稍弱。士卒驕惰。各將家屬以自隨。北自鎮江。西至金陵。幾三程之近。坦夷之途。偶值雨淖。疾病疲羸。跬步千里。愁歎咨怨。相繼于道。若更冒險遠。不卽生變。決致攜離。九不可也。或謂幸蜀之議。朝論祕密。臣以謂巡幸大事。實繫安危。固當博采羣情。詢究利害。非猶兵事邊機。當尙神密。此必獻議者亦慮難行。欲售其說。豫防人言。十不可也。凡此十者。利害明甚。以陛下英睿。豈不盡知。但恐陛下急于救焚拯溺。不憚險阻。姑從其言。如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何。儻無此議而流言播聞。亦願陛下亟降德音。止絕浮議。天下幸甚。

乞捕飛蝗劄子

臣開京東、京西。飛蝗爲災。上至京師。下及淮甸。遠邇憂懼。恐失有秋。蓋以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其殺傷之怨。薄陰陽之和也。昔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以致中興。天意若警陛下以隆中興之政。恭聞涪化三年六月。飛蝗蔽天。徑西南而去。太宗皇帝謂宰相曰。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令人馳詣所集處視之。是夕大雨尺餘。蝗盡殪。慶歷四年六月。仁宗皇帝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朕默禱上帝。願歸咎于朕躬。章得象對曰。臣不能輔理宣化。以致災孽。而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上通天意

之應伏望聖慈仰體祖宗之德下憫元元之災勝妖以德以弭天變仍勑逐處監司守令檢詳條令併力撲除儻不失有年庶幾軍興之時國用民食不至甚困天下幸甚取進止

措置魔賊劄子

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以宣州涇縣魔賊事奉聖旨提刑司每月奏竝無魔賊顯是不實令臣取問因依仍措置聞奏者臣已即時行下提刑司取問及排日催督未見回報外所有措置一節須至奏稟臣竊見喫菜事魔前後法禁告捕罪賞委曲詳盡不可復加然而所在州軍未能盡革者蓋緣田野之間深山窮谷肉食者少往往止喫蔬菜至于事魔之跡則詭祕難察以故事未發作則無非平民州縣雖欲根治卻慮未必得實別致騷擾生事因循涵養日復一日及一旦作過則連鄉接村動至千百必待討殺而後定州縣所以不能禁止于未然也臣今略措置如後

一、喫菜事魔首有師授要須絕其本根則餘黨自然消散今宣州涇縣根勘魔賊臣即時行下令根問要見當來傳授魔法之人今據宣州申根勘得周二等供通俞一當來係傳授饒州張大翁喫菜臣已節次行下饒州根捉將大翁根勘施行外更乞從朝廷催督施行

一、訪問近年鄉村有昏夜聚首素食名曰夜齋契勘僧俗齋飯當在晨朝今以夜會則與夜聚曉散不甚相遠臣已散榜行下本路州縣鄉村禁止外更乞朝廷即下諸路施行所有印榜連黏在前伏乞睿照

一、據宣州駐劄副總管王俊申宣州所獲魔賊斷遣了當臣已開具姓名及刑名鏤版出榜下本路州縣

鄉村曉諭。庶使愚民稍知畏戢。所有印榜連黏在前。伏乞睿照。

論措置虔賊劄子

臣伏見朝廷連年發遣兵將。討蕩虔賊。宜其稍有懲艾。漸安隴畝。近乃復有鍾十四、郭四閔等嘯聚于瑞金、會昌之間。往來福州、廣東、境上。江西、福建、帥司各已遣兵措置。竊緣虔州諸邑之民。素名兇悍。小有嫌怨。便相讎敵。加以兵火之後。流離失業。民心易搖。其間雖有善良。既被侵迫。無以自存。勢不得已。因而從之。遂致闔境之內。鮮有良民。而又虔之爲郡。介于閩、廣、江西三路之間。地形險阻。山林深密。賊知官兵之至。則雲散鳥沒。無由追襲。官兵一退。則又復嘯聚。故得遷延歲月。而汀、梅、諸郡。歲被侵擾。三路備禦。未有休息之期。今若必欲勦除淨盡。則不惟淹久。老師費財。亦恐其間濫及無辜。有傷仁政。若因循不治。又恐久益滋蔓。愈見難圖。臣愚欲乞密下江西帥司。乘岳飛未回朝廷。及大兵見在三路界首。凡盜賊所在。如可討捕。則合兵併力蕩平。如或四散藏伏。勢難追捕。及緣失業嘯聚。非其本意者。竝許從宜招收。仍將應于境內曾爲頭領人。補以名目。遣隨大軍使喚。契勘昨來韓世忠宣撫福建。應招安到盜賊首領。並隨軍前去。故一路至今安帖。然後朝廷責委守臣。還定安集。凡便民利物之事。皆許條具施行。庶幾一二年間。稍易其俗。則三路之民。得以安業。上副陛下綏惠遠方之意。

貼黃

所有劄子措置捕招虔賊次第。如或可采。卽乞從朝廷劄下江南西路帥司。與見今江西統兵官相度

施行。

措置江西善後劄子

臣蒙恩備員帥閫。屬江西諸郡。久困盜賊。臣仰奉聖訓。夙夜自勉。顧無他才能。可以自効。惟是竭誠盡公。推行德意。申嚴賞罰。上賴陛下威德所臨。向來羣寇。次第埽滅。十一州軍人。粗獲奠居。雖吉州等處。時有一二十人至三五十人。乘夜劫盜一兩家財物。尋亦不住捕獲。不足上煩聖慮。外臣有管見。不敢緘默。臣契勘本路盜賊。雖由風俗獷悍。亦緣軍興之後。編戶死于兵火。田廬變爲丘墟。復業之餘民無幾。賦稅之舊籍散亡。省記出于臨時。而縣官不能覈實。費出多于平日。而貪吏竝緣爲姦。掊剋實煩。人窮思盜。所以十餘年間。不得休息。臣固不敢以目前粗定。便爲永寧。又況今秋旱傷。因以饑饉。深慮向去盜賊復生。遂選委屬官。徧行都邑。延見父老。詢窮利害。仍令十一州軍守令。條畫消弭盜賊善後之策。往往皆謂州縣所入。不償所出。蓋以著業之民。纔三之一。所耕之地。亦復如之。而上供軍糧和糴等米。月椿準衣等錢。和買絹軍器物料之類。多是平日所無。大半鑿空經畫。不過催理積欠。暗收苗耗。頭會箕斂。以塞責。而民不勝其弊矣。求其無盜。不可得也。臣固知朝廷財用不足。理難減免。又復維念江西之盜。久貽宵旰之憂。非他路比。宜權利害輕重。有所罷行。若不乘此衰息之時。少損經常之賦。以寬民力。則盜賊根本。未能盡除。謹以一路官吏士庶所陳利害。擇其可行者。昧死以聞。若下省部勘當。則有司出納之吝。必不肯爲一路分朝廷建悠久之計也。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今開具于後。

一、民間積欠賦稅。多是逃絕死亡。及貧民下戶。如逃絕死亡。則取辦于稅長保正。貧民下戶。則不勝箠撻。亦逃亡而後已。臣契勘紹興五年分積欠。已有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揮除放外。今欲乞將本路紹興六年分見欠稅租和買。特與蠲放。

小貼子

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聖旨。諸路州縣民戶。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竝與除放。

一、和買絹名爲俵本。實與賦稅一同。雖有剗除本錢指揮。止十之一。民間輸納。猶爲費力。近年盜賊縱橫。民不安居。蠶桑之家。往往廢業。本路人戶。皆于他路收買輸納。更有頭子市例朱墨勘合腳乘之費。及有不中退換。則費用尤多。民間尤以爲害。今欲將本路和買絹量與減免。候三二年盜賊寧息。別聽指揮。

一、本路收買軍器物料起發。數目浩瀚。臣竊見自軍興以來。軍器所與諸路作院。所造軍器。十餘年間。數目不少。降付諸軍。及諸軍又自諸降錢物製造。各已備足。極有寬剩。今欲乞將本路軍器物料。權住收買三年。內牛皮筋角。諸州拘收到。自合起發。

小貼子

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數內江西今將紹興九年分本路十一州軍合起歲額上供軍器下項物料。徑赴轉運司交納。發赴岳飛軍自造軍器。鐵甲葉六十九萬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隻。生黃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張。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兩。生羊皮一

萬八千三百九十二張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笴一十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隻。翎毛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長四寸八分。條鐵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兩一錢二分。

一、本路旱傷。米價目今已騰踊。冬春之間。必致饑饉。今年戶部拋下轉運司和糴米二十五萬石。依年例亦係勸誘均敷人戶入中。今欲乞權罷本路今年和糴。

一、本路應副準衣討十萬九千餘匹。又爲虔州南安軍不產紬絹。亦是餘州應副兩處官兵衣賜。謂之虔南紬絹。今南安軍已不起發外。虔州紬絹。緣係吉州臨江、與國、應副各合夏稅紬絹。裝發不足。以官錢收買湊數。兵火之後。正稅既已不登。舊額官錢。又已盡充月樁。遂至無從起發。紹興二年。轉運司遂令于人戶均敷。每匹折夏稅腳錢六百一十七文。是年行之。一路騷然。次年。戶部申明不許科率。諸州申乞蠲免。則戶部又稱朝廷椿充歲額。難議施行。自後催科不前。往往拖欠。戶部轉運司督責州縣。散遣官吏追呼。騷擾百姓。無可輸納。不免逐時行賂展限。民間受弊。不可勝言。轉爲盜賊。宜無足怪。而起發之數。曾不及半。臣今欲乞將虔州細絹。行令諸司依舊認發外。其餘準衣權罷三二年。應舊來拖欠悉與蠲除。免致州縣舉催。以資胥吏之利。除已具申尚書省外。伏乞睿照施行。

一、伏見祖宗以來。捕盜之法。下有保伍。上有巡尉。一夫犯盜。責在保伍。一盜不獲。罪加巡尉。本路自兵火以來。法令廢弛。保伍有名而無實。巡尉有賞而無罰。盜賊所以滋蔓而至于難圖也。竊發之初。計議結集。不過三二人。保伍巡尉。皆可唾手而縛也。保伍既不加察。巡尉又不即捕。嘯聚遂至猖獗。卒遣發大軍招

捕招捕之後保伍巡尉所以縱盜之罪未嘗治也今欲乞申嚴保伍巡尉之法仍令每縣置籍抄上被盜之家與歲月捕獲則朱書其下通判季點提刑按察歲終委帥司取索攷覈盜發已獲未獲之數量其多寡遲速而賞罰之

貼黃

臣所具前項晝一外又有諸州軍糧自罷收耗米之後無所從出已嘗具奏乞對上供之數并本路諸州月樁各係立額後來多有不可收樁錢數見蒙朝廷取會竝乞早賜檢會施行

論措置民兵利害劄子

臣伏覩近降聖旨措置民兵蓋亦寓兵于農之遺意臣輒有管見利害條具如後

一據戶下有地十五頃以下三頃以上選一名每五頃加一名臣竊謂兼幷之家物業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營運鈔物初無田畝坐役鄉里似太優幸理屬未均臣愚欲乞于人戶田畝不及一兵者每加家業一千貫以上出一兵無佃客聽募應格人充每一千貫加一名亦準田畝分數量免屋稅內經殘破州縣房廊鈔物委遭焚掠者有司驗實蠲免

一土地肥瘦不同以中等田爲準臣竊謂土地不同或相殊絕如山阪斥鹵與夫魚鼈之地有捐以與人人莫肯售者貧民下戶坐納稅租者蓋不少也比之良田百不當一州縣以戶下頃數多必須準以中田強之爲兵則下戶重困矣臣愚欲乞竝以戶下田畝爲數如係山阪斥鹵魚鼈之地不堪耕種者不得

計數。

一、據戶下地主選擇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堪任教習武藝民兵。臣竊謂中上之戶。稍有衣食。卽讀書應舉。或入學校。設令一家三人。皆應格法。有田一十五頃。則皆當籍而爲兵矣。又或父母老疾。無人侍養。則于人情未安。或人材孱弱。不任武藝。則亦不適于用。別無許令佃客充應之法。臣愚欲乞令應舉終場父母老疾。人材孱弱者。許令保任佃客充應。

一、每選一名。與免本戶一頃田上夏秋二稅。幷支移折變。臣竊謂支移折變。止爲一頃田數。則既免二稅。自無支移折變之物。若併本戶支移折變。則害必及于下戶。蓋有田三五頃者。多係上戶。上戶免支移折變。則州縣所須支移折變之物。必取辦于下戶矣。臣愚欲乞止免一頃田上兩稅。或更量加田畝以上。如有可采。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屯兵江州劄子

臣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據江州申。承以北官司次第關報。五月十三日。有金人軍馬入東京。契勘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戶。兼對江、舒、蘄州、竝無人馬防拓。竊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支吾。申乞差撥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金人觸熱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其意之所屬。未易測知。要當過爲隄防。臣契勘行朝所恃以爲蕃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東。俊駐建康。飛駐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張俊宣撫地分。朝廷不過令分兵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敵路。保必不能南也。萬一敵

人透漏渡淮。由光、黃、舒、蘄入江州。取饒、信、衢州、而趙行闕。如入無人之境。其勢甚易。臣頃見防秋之際。嘗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順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諸軍効用使臣劄子

臣訪聞諸軍下効用使臣。數目猥多。或請食錢。或請驛券。耗盡國用。無補事功。爲將帥者。亦非不知其害而無補也。或狃于親舊之私。或迫以權要之勢。甚者身未嘗到。虛寄名籍。以資請給。今日國用艱窘。師出潰衂。亦由事勢不精。冗食者衆。積弊已極。理宜銓裁。臣愚欲乞將諸軍使臣。委御營使司立定格法。委統制官親試弓馬。如中格法。方許收補。仍委御營使副抽點按試。如有冒濫。嚴賜施行。取進止。

乞修德劄子

臣仰惟祖宗基業。垂二百年。積累之久。圖書之勞。憂勤恭儉。垂訓萬世。陛下纂服。適際艱難之時。歲苦敵人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爲敵區。今則屬車駐于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職。尚未修也。二聖留于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問。尚未通也。九廟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阻遠。而松檟失于保護。財用窘竭。而費出滋廣。將士惰驕。而無所稟畏。加以苗、劉之變。生于肘腋。今雖宵遁。而公肆剽掠。浙東騷然。爲患未艾。政如虛羸之人。病久變生。砭劑靡及。中外臣子。雖痛心疾首。莫效救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怵心。未聞經濟之略。今日所恃以苟存者。大江之險而已。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

日不幸至此，不過遷謫大臣，誅戮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節其所欲，至誠不倦，則盛德日新，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句踐爲吳所敗，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卒能報吳。衛文公爲狄所遷，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晚年兵車致十倍之衆。況于陛下爲天之子，動靜語默，上與天通，固非臣下所可擬倫。儻修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甚難。昔盤銘紀成湯之德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加而無已也。更望訓飭大臣，日以禹惜寸陰之義，汲汲措置，仍詔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帥守監司，條具守江之策以聞，擇其可者而亟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論修德劄子

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陝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修德，豈有專恃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邁古帝王。故敢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憑陵中都，殘破都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修，賞罰失當，亦導諛近習，蔽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于累卵，賴陛下勃興，神器有屬，薄海內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于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青、齊、淄、濰同、華、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焚掠。雖熙河、涇原，仰憑天威，連獲勝捷，而敵踞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輒亦敗衂。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銳，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禍，患毒未已，而又去冬徂春，雨

雪過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陰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頻。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爲主。四方萬里之所能命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憤敵國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蓋言德足以服四夷也。昔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于旻天。負罪引慝。祇事瞽瞍。誕敷文德。無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舜非伐叛之謀。壘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者。修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效爲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恤民隱。日愼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率普雖遙。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采納。取進止。

薦胡世將劄子

臣誤蒙聖恩。俾參大政。每念眷知之重。無以補報萬分之一。竊見知鎮江府胡世將。抱文武兼資之才。議論忠實。氣節端介。臣頃嘗以世將沈與求、薦之陛下。悉蒙顯擢。當今人材。實未易多得。仰惟陛下大有爲之時。如世將者。不宜更處遠外。欲望睿慈。特賜召還。載加委任。使盡所長。庶幾有以協濟中興之業。臣不勝大願。

薦張燾等劄子

臣伏見直祕閣知鼎州張鑒器識高遠。材術敏明。內外踐更。皆著成績。左承議郎直顯謨閣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學問操履。皆有師承。練達敏強。鮮有可比。內外在使。無所不宜。左朝散郎提舉廣東市舶姚焯。溫厚廉靖。強敏疏通。棘寺外臺。皆著休譽。可備錢穀要劇之任。欲望聖慈。特加采納。選擇任使。儻不如所薦。臣甘繆舉之罰。取進止。

薦本路人材劄子

臣恭以翠華在外。敵騎未退。晨夕疚懷。嘗念艱難之時。每以乏材爲歎。蓋士之奮身殉國。不擇劇易而能辦事者。不易得也。臣備員閫帥。閱日稍久。頗熟本路官吏之才能。輒冒言一二。以備采擇。

一、右儒林郎本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傅。學問不苟。識趣亦高。持身靖廉。論事詳審。在帥司五年。前後招捕賊盜。贊畫之功爲多。

一、左朝散大夫前知建州松溪縣林敏元。奉法守公。撫民如子。嫉惡如讎。賦役公平。吏不能撓。邑內姦盜悉除。無餘一邑愛之。如親父母。

一、左承事郎前知南劍州將樂縣吳達。公廉強敏。將樂介于汀、邵之間。素號難治。到官之初。羣盜未靜。達撫諭招輯。而鋤其不悛者。境內大治。其後范汝爲等侵尋入境。達躬甲冑。與民兵誓死捍禦。賊不能犯。他縣之民。皆趨將樂依之。多獲保全。

一、右朝請大夫前汀州清流縣丞陳吉老。清儉明敏。士民悅服。州之訟獄婚田久不決者。皆乞付吉老。而

又忠勇有謀。精于弓矢。緜有李賢三等作禍。及虔賊數窺境上。吉老統率軍民。捍禦討殺。卒以無事。右前件官。皆在本路。備著勞績。臣與之竝無雅素。其間亦有未識面者。然遠近士大夫。稱述一詞。皆謂實有才能。可備繁使。若在今日。付以一路一州。談笑可辦。臣忝辱眷知。久侍帷幄。知而不舉。近于蔽賢。伏望睿慈。更加詢攷。或賜召見。不次擢用。必能有補于艱難之時。若不如所舉。甘俟譴黜。取進止。

論薦舉揚州守臣劄子

臣近奏疏論列新知揚州俞向。尋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劄與御史臺。令限一月公共薦舉揚州守臣一名。臣不敢避事。已于今月二十一日。同兩院公共薦舉三人奏聞。恭俟采擇去訖。然臣等備員御史。以糾官邪爲職。而薦舉守臣。非其職也。臣論奏之始。固知揚州殘破。理難選擇。但以淮南要地。而俞向人望太輕。或誤朝廷使令。內出于私憂。外迫于公議。不敢循默。非有毫髮好惡之心也。今令薦舉。則臣之所言。似未必當。朝廷若謂無以易向。則臣豈敢固違所言不當。則臣豈敢逃罪。責之薦舉理或未安。設或他日論及侍從。則令薦侍從。論及宰執。則令薦宰執。不惟紊官制。侵事權。實于國體。不能無累。伏望聖慈。矜察悃愊。如臣所言爲是。特賜施行。所言爲非。特加黜責。庶幾好惡明而綱紀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薦王庭秀等劄子

今具下項。朝請郎前知筠州王庭秀。趣操高明。議論純正。頃在言路。多所建明。以疾求郡。得知筠州。到官未幾。馬進攻城。失守得罪。宜加拭拭。錄用所長。宣教郎知吉州吉安縣宋瀚。器局靜深。可以任重幹略強

敏可以辦劇服勞州縣未嘗躁競用于今日宜盡所長試加攷察必有可用之實前修職郎祕書省正字胡理詞學兼優志尚甚遠昨緣言者謂陳東上書理嘗筆削坐此編置士論冤之雖原赦放還未經敍用陳東已蒙聖恩褒贈理獨未曾昭雪恬靜有守不肯自言欲望聖慈審察其人稍加擢用

薦余良弼等劄子

某伏見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余良弼識趣廉靜氣節端諒淹徊州縣譽處甚休臣頃帥福州良弼實爲州幕凡所建明多體惠民之政若蒙寘之臺閣必能有補治道左奉議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志尚恬靜議論平恕頃年宣諭司薦召賜對改官臣是時備員政府倬止求遠次教授待闕累年今方到任若蒙寘之朝列可以奬厲靜退之士右宣教郎孫邁學問詞采搢紳推服才能智術州縣踐更備著休稱有可用之實儻蒙聖慈試加攷察內外煩劇之任無所不宜臣備員帥藩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措置丁家洲劄子

臣自到任詢訪本路公私利害大小緩急隨宜施行其大且急者惟江賊出沒作禍爲往來商賈士庶之患見今府院禁勘賊夥多是江中殺人劫盜蓋緣江流去岸稍遠雖有捕盜官司難于巡察內有丁家洲在池洲下大平州繁昌縣上長八十餘里洲分爲二江流出其中及兩旁洲上竝無居民去兩岸人家亦遠爲從來盜賊盤結之地口岸被賊舟船多是昏夜見無綜伴獨宿乘不備以取之如丁家洲往往白晝

劫掠。每得一舟。必盡殺其人。取其財。沈舟水中。官司無從根究。于是商賈行上水。則自蕪湖結甲而上。行下水。則自江州湖口結甲而下。少者亦須十數舟。而後敢行。經過此處。而或一一舟稍後。即遭劫掠。前舟回視駭愕。而不敢赴救。又以被害舟船。不見蹤緒。則同伴雖欲投訴官司。無以驗實。或反爲己累。往往不復陳告。州縣無由知之。深恐日久爲害不細。朝廷向來雖于洲上置巡檢。聞亦相去闊遠。又士兵全闕。亦無舟船。巡檢既不能誰何。賊亦無所忌憚。則是置巡檢司。有名無實。竊見松江諸處。見有屯駐水軍。若令都統制就近輪差將官。統一二百人。及船十餘隻。于丁家洲駐劄。一月一替。既奪其巢穴。則無從盤結。又知大軍屯戍。則不逞之輩。自然銷弭。伏望睿慈。詳酌施行。取進止。

毘陵集卷四

劄子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今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御史中丞。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駭。不知所爲。竊以天步艱難。國勢微弱。將驕卒惰。外侮內陵。痛繩之則人心危。而有攜解之憂。緩治之則人心怠。而有陵遲之患。乃于是時。獻可替否。以當陛下耳目之寄。非挾經濟之具。豈能勝其任哉。如臣智能淺陋。學術荒疎。頃備位于副端。不見謀猷之益。比代言于詞掖。未施翰墨之勞。重以憂患沮傷。心力殫耗。衰病日增。但緣多事之時。不敢輒求便私之計。且復黽勉以逃瘝敗。敢謂過聽。有此超踰。恐無以裨益聖聰。贊襄治體。伏望睿慈。追寢成命。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禮部侍郎劄子

臣今月二十七日上殿奏事。緣爲心氣耗弱。舉動怔忪。兼久在言路。無所裨補。陳乞外任或宮祠一次。已蒙聖慈。特賜允許。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學問荒淺。志力衰疲。而乃養痾艱難之時。尸祿論思之任。又況春官之要。貳卿之重。豈臣病瘁。可以冒居。伏

望聖慈矜憫檢會前奏施行以安愚分臣不敢供職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因陛對具奏乞除外任或宮觀差遣蒙恩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卽具劄子辭免及乞檢會前奏施行未奉俞音竊念臣猥以庸虛誤蒙親擢每思竭盡以報恩私而愚不適時言無可采兼以舊有怔忪之疾自去冬撫諭東京當道路榛梗之時屢遭驚劫偶獲善還突未及黔扈南渡人馬散失徒步遠行飢寒憂傷心氣益耗至今一事經心則或達旦不寐多故之日每懼曠瘝丐罷之詞屢關聽覽比者迫不得已面布悃誠伏蒙慈哀曲垂慰藉許罷中司以從外補今復參貳宗伯仍玷近班若止于充員品則艱難之時豈容尸素若使之効論思則孤危之跡必致顚隮他日陛下雖欲保全而不可得矣輒敢不避煩瀆仰覬矜從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或以臣嘗在言路未欲投閒卽乞一閒慢小州使之自効儻未填溝壑疾病稍瘳更誓糜捐以圖補報臣見以心氣發動在假多日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猥以庸材復陪大政行閱歲律蔑著事功孤負恩私莫知稱塞雖夙夜黽勉訖無補于秋毫而臣血氣久衰入秋加甚舊苦肺疾喘滿間作兩脛酸辛拜伏無力兩目昏眩瞻視極艱冒寵不言有慙清議欲望聖慈垂哀十年帷幄之舊俯從愚懇解罷政機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虔祈懇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比苦病衰。懇辭機政。伏蒙訓諭周悉。未賜允俞。仰戴恩私。惟知感激。區區肝膽。已蒙聖明洞察。不敢煩複飾詞。上瀆威尊。伏望陛下。擴天地之德。推父母之慈。垂哀孤蹤。俾獲善罷。庶幾他日。不至上累陛下眷奬保全之大德。欲乞檢會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再乞罷政事劄子

臣孤外之蹤。向蒙簡記。復貳政塗。備位踰年。無補毫髮。加以素抱羸疾。老益衰殘。自秋冬以來。屢陳危悃。冀釋重任。仰荷慈憐。曲垂訓諭。許過防秋。俯從臣請。今則春候向暖。疆埸稍寧。敢瀝愚衷。再瀆淵聽。況臣舊所苦疾。比冒大寒。又復發作。兩脛酸楚。拜伏甚艱。兩目昏花。省閱尤苦。大懼顛沛。上玷恩私。伏望睿慈。許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退伏田里。以畢餘年。臣不勝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迫于病衰。昨日具奏乞在外宮祠。今早伏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上佩恩紀。非臣靡隕。所能報稱。伏念臣備位踰歲。無補事功。惟有進退禮義之節。不敢不勉。病衰若此。而不知止。雖天度優容。人言未及。寧獨不愧于心乎。伏望睿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病衰自列。備罄忱詞。眷禮尚優。未頒俞旨。伏念臣材既凡陋。身復疪殘。還陪政事之邇聯。徒駭歲陰之

再易。匿瑕藏疾。仰荷聖恩。尸祿素餐。久妨賢路。況乃邊烽不警。行闕粗安。顧微臣進退之間。不繫朝廷輕重之數。願迴淵鑒。俯徇丹誠。伏望聖慈。檢會兩奏劄子。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比三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眷私未愬。尚閟俞音。今早又蒙宣押保寧寺行香。都堂治事。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仰戴恩德。感涕難勝。伏念臣孤外之委。固陋之質。寵踰涯分。自速災殃。抱病連年。氣血衰謝。雖欲黽勉自効。訖無補于秋毫。伏望慈憐。許賜罷免。敢乞早降睿旨。檢會累奏施行。他日犬馬之疾粗安。陛下別有驅策。誓當糜捐。以圖補報。臣無任哀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五劄子

臣久矣衰遲。不堪機務。已嘗面奏誠懇。至于再三。及四具奏乞在外宮祠。初十日。又奉詔書。所請宜不允者。伏念臣齒髮早衰。筋力難強。區區愚悃。具載累章。伏望天慈。俯從人欲。蚤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以便養痾。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是過也。干冒宸嚴。俯伏待罪。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迂疎不才。加之衰病。妨塞賢路。招致煩言。比瀝肺肝。仰瀆淵聽。尋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溫厚之言。曲加存拊。雖捐頂踵。何以酬恩。然臣獲侍軒墀。日月最深。績效弗著。罪戾寖多。昨日瞻望天顏。具披誠悃。仰

窺聖意。似沐矜憐。欲望睿慈。檢會前奏。早賜付外施行。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吳木上書乞罷政事劄子

臣叨奉誤恩。承乏政地。兩年于此。績效蔑聞。福過災生。疾病間作。肺滿足弱。日就衰殘。艱難之時。深恐妨廢機務。兼近御史臺繳進湖州進士吳木所上書。論臣過失。雖其誕謾。已蒙聖察。至謂屋大柱小。難以勝任。則臣非才。頗亦允當。強顏尸祿。終恐招致人言。欲望睿慈。罷臣政事。改授賢能。俾養疾于外祠。庶少安于公議。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早來具奏。以衰病目昏。乞罷政事。伏蒙聖慈。兩遣中使。至臣私第。宣押都堂治事。仰戴恩渥。感極涕零。伏念臣孤陋憃愚。誤被簡眷。閱日既久。罪戾寖多。比緣病衰。實懼瘝曠。輒披肝膽。上瀆冕旒。伏望慈憐。察臣之心。非出矯飾。早降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貳政無狀。招致煩言。力丐投閒。以避賢路。伏蒙聖慈。未加擯斥。曲賜保全。遣使宣押。恩禮備至。今早又蒙聖旨。放散人從。依時出省。臣非木石。豈不知恩。然迫于分義。不能自已。伏念臣孤外一介。自頃召還臺察。以至柄用。初無左右游談之助。盡出親擢。每思竭盡少補艱難。而臣志力不強。績效靡著。早衰多病。祿尸食浮。兼自膺拔擢。首尾五年。寘身政塗。又已兩載。久妨賢路。人所指目。既聞飛語。豈復可以偷安。而罪

戾有無。固亦難逃聖鑒。言者必欲臣去。其意固非偶然。若被眷留。則紛紛之言。必不但已。伏望睿慈早賜檢會累奏。降付三省施行。臣見居家俟命。謹具奏聞。取進止。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中使到院。宣聖旨。除臣參知政事。押赴都堂治事者。臣猥以孱陋。叨預政機。適當大寇深入之辰。曾乏籌帷折衝之術。今雖扈從鑾馭。粗保無虞。顧視州縣凋殘。俯仰慙怍。加以衰病。積有愆尤。屬朝廷乏人。未敢抗章自劾。不圖聖度曲賜優容。既宣謹詞。復有褒陟。不惟非才難責後效。亦恐清議有所不容。伏望睿慈追寢成命。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上殿辭免劄子

臣比瀝肝膽。祈解政機。上聖裁哀。曲從所欲。保全覆露之恩。萬死莫酬。然而止求外祠。而得便郡。既還祕職。又進兩官。禮遇之優。近歲鮮儷。皆非微臣所敢安也。尋具懇辭。未賜俞允。銜恩感涕。不知所云。伏念臣。孤遠之蹤。久蒙眷奬。入侍帷幄。首尾十年。福既過而揆災。氣早衰而被病。備位無補。素餐有慙。止欲屏伏田廬。訪尋醫藥。區區之願也。今則除職加恩。已爲優幸。尚可勉承休命。不敢固辭。至于郡寄之重。非所以養疴。增秩之榮。不聞于近世。大懼苟偷廢事。而失陛下惠養小民之意。授受非宜。而傷陛下愼惜名器之舉。所有轉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巳時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聞命震駭不知所裁伏念臣才無他長器止近用偶叨眷奬寵任踰涯比緣病羸日就衰謝仰干天聽乞一外祠敢謂未賜允俞更蒙收召顧雖糜隕豈足酬恩至如日侍清問敷繹經旨必資耆碩以備咨詢況于睿明日躋豈臣幺麽病瘁可以裨贊萬一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臣除已恭依聖旨將職事交割與提刑呂聰問外依限起發迤邐至前路聽候指揮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伏奉二十五日詔書已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令乘遞馬前來赴行在所供職跪受隕越感涕難勝臣昨于七月二十四日準御前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前件差遣除遵依審旨交割職事限內起發即已具奏辭免去訖伏念臣齒髮早衰志力久困比嬰疾病不任劇煩仰恃慈憐屢于宸聽求一在外宮觀少休羸茶誤蒙簡記俾領內祠兼侍燕閒入陪經幄而臣不惟筋力愆于晦明之診又以學問廢于米鹽之煩大懼不能仰承咨詢少俾聖學兼方上外祠之請遽蒙趨召之還私義未安公言可畏伏望睿明矜恻收還誤恩檢會前後奏章改除在外宮觀一次他日負薪之疾少差敢不糜隕圖報大恩臣迤邐至衢州以來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幷乞宮觀劄子

臣識慮淺闇志力弗強向由副端擢寘左史仰戴大恩未知論報比經三月五月之變既不弭禍靖亂以效死匄而太后垂簾臣復次補詞掖辭不獲命強顏就職今者聖德日新天人協佑曾不閱月復正大位臣實慙悸死有餘責更蒙誤恩俾長憲臺比具辭免及乞竄責而聖度包荒未賜允俞仰惟陛下反正之初大明黜陟以啓中興願自効犬馬以裨贊萬一然念中執法以糾正闕失爲職惟無瑕然後可以戮人蓋非其倫侍從之比臣固不敢以衰病不才力辭但負戾尤實無顏面出入周行借使強勉就列恐不能展四體以修職事伏望睿慈矜察惘愾儻未忍竄逐卽乞改授在外宮觀或閒慢差遣一次取進止

乞破格宮觀劄子

臣伏覩八月二十六日聖旨以京師久困道塗疲餓呻吟仰湯東野安輯賑濟無令失所仰見睿慈勤恤民隱德至渥也則庶民失職者稍已得所然而士大夫之失職者尙多有之訪聞京師河北河東以至淮甸見任待闕偶被劫掠或脫身逃歸經時放還衣食不具困于飢寒羈寓行在欲赴吏部則已在洪州欲詣洪州則裹糧不繼狼狽逆旅無所依投伏望睿慈特詔建康府似此官員放寘驗實量支請給開具職位姓名申尙書內不係罪犯未能赴部之人許破常格差撝廟宮觀一次以稱陛下嘉惠多士之意取進止

謝除侍讀劄子

臣比緣疾病具奏乞外任宮觀一次忽奉尙書省劄子伏蒙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同[illegible]

知所裁。伏以畀琳宮之淸逸。侍經幄于燕閒。日奉昕朝。臣子榮幸。然臣數奇寡偶。自領郡符。疲于治劇。仍中煩暑。拙于衛生。足弱目昏。神氣憒耗。更加勉強。必致顚隮。不免上瀆冕旒。匄休祠館。方期從欲。俾遂投閒。敢意眷求。復加收召。若復貪冒榮寵。則必上誤使令。敢望天慈。曲垂念聽。檢會前奏。追寢誤恩。特除外任宮觀一次。庶幾訪問醫藥。休養病軀。他日稍獲平寧。不敢輒避驅策。誓圖糜隕。仰報鴻私。臣無任懇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劄子

臣伏覩進奏官報狀。蒙恩除臣資政殿大學士。聞命震悸。不知所云。伏自敵騎南牧。陛下總師臨江。主憂臣辱。正小大之臣。戮力自効之時也。至于遵奉睿旨。應辦軍須。亦州縣職分之常。如臣衰朽。謬帥一路。既不獲執羈靮以扈鑾車。又不能出謀畫以弭強敵。姑循職分。以効所當爲者。豈有功勞。可當懋賞。兼敵騎方退。出戰捍江。將士不少。賞未徧逮。而驟錄區區州縣之小勞。不惟愚臣。非據是懼。亦恐朝廷賞罰。人得以竊議也。伏望宸慈。特賜追寢。以安愚分。以允公言。又念臣去秋。嘗以病衰。仰丐宮祠。尋蒙聖恩。降詔不允。時以警報方至。不敢再請。黽勉累月。積憂熏心。所苦增劇。方幸江上解嚴。欲再瀝懇。而遽蒙進職之寵。俯仰踧踖。不遑寧居。併乞裁哀。檢會前奏。除臣一宮觀差遣。則天地之私。九隕圖報。

辭免進職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告授資政殿大學士。爲具奏辭免。未奉指揮。已寄納本州軍資庫。二十八日。伏奉詔

書所請宜不允者臣仰戴異恩何以論報然臣有區區之愚不免披露上瀆天聰伏念臣本無寸長何以辦事鄙聞警報鑾輅臨江雖夙夜疚心思勉徇國之誼訖無秋毫可以自効而芻蕘之論誤簡淵衷既賜温言曲垂奬飾已足增臣子之榮改吏民之觀僥倖已甚敢圖眷意未愜錄效官之小節陞祕殿之大名臣雖至愚其敢虛受竊緣閩中二三年間偶無橫斂朝廷所降度牒民間易售變易得行至于價錢自合起發又止因朝廷召募海船因便附載前去初無經畫生財之道有以佐助軍儲自知甚明公議可見況自艱難以來乘時射利邀功倖賞之風未殄而臣忝侍帷幄義當體國若乃貪榮冒寵人其謂何伏望聖慈察臣非出矯飾特賜追寢則臣之寵榮過于被受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臣無任懇祈戰越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劄子

臣比累奏乞罷政機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伏念臣久參政柄無補事功內懷尸素之慙外積妨賢之誚力陳丹悃上瀆淵衷祈解煩機少追官謗伏蒙陛下曲垂念聽俾獲便安然祕殿之隆名乃儒臣之極選豈臣叢質所敢冒居伏望睿慈追寢所除職名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罷中司劄子

臣仰惟陛下自中春匹馬渡江之後懲前日大臣誤國之謀分別忠邪力謀恢復而臣再叨耳目之寄初無左右之容誓竭疲駑仰裨聖治昨日上殿奏事因論及某人伏蒙聖諭謂某人是汪伯彥所薦生伯彥

在朝日。無一人敢言。卿今敢言。甚好。臣不勝惶懼。退伏自念。頃汪伯彥在朝。某人任發運日。臣實備員殿中侍御史。是時雖未有避事失職之顯過。而其人才碌碌。固宜豫有彈擊。臣今乃于伯彥去位之後。某人復職之初。始論其罪。跡涉觀望。致煩陛下曲賜訓諭。臣惶悸隕越。無以自容。當陛下勵精更化之日。豈容臺臣觀望論事。臣今又聞某人止緣自請而得宮祠。臣在憲臺。言無可采。陛下天地之量。雖加涵貸。而微臣螻蟻之私。何以自安。又況驚憂熏心。神志憒耗。多事之日。豈容妨賢。伏望聖慈早賜罷黜。或與外任宮觀一次。少安愚分。見以疾病在假。無任惶遽俯伏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日。準吏部牒。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外任宮觀。奉聖旨不允。仰惟大恩。何以論報。輒再瀝悃誠。不避誅殛。臣聞臣之事君。以義而已。儻不知義。則貪得固寵。無所不至。欲治之主。必深嫉而痛懲之。臣比因論列某人。竦聞聖訓。惶懼隕越。使臣前日之不言。是則今日之言非也。今日之言是。則前日之不言非也。二者之罪。固無所逃。又況不言于汪伯彥在朝之時。而言之于汪伯彥得罪之後。則跡涉觀望。又罪之大者。今臣之罪。聖明鑒知。尚更俯默就職。于義安乎。則是貪得固寵。鮮廉寡恥。豈不上孤陛下耳目之寄。今某人宮祠。乃緣自請。臣等前後章疏論列。終未蒙采納。臣雖譊譊。無補于事。伏望睿慈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以感濕見在朝假。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臣以凡陋。誤被奬知。擢長憲臺。已踰三月。每思自竭。以報大恩。故見邪必擊。寧避權貴。積日累月。仇怨已多。而才短智昏。論事無補。天慈寬假。未賜譴訶。然臣實負震皇。夙夜罔措。加以心氣耗弱。舉動怔忪。艱難之時。決至誤國。伏望睿慈。矜念前後久在言責。特許臣外任宮祠一次。他日未塡溝壑。尙期竭盡犬馬。以酬造化。不勝祈天請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六日晚。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日下供職。聞命震駭。不知所裁。豈臣孱微。所宜叨據。非敢循習故事。虛文飾辭。輒敍悃誠。仰祈睿鑒。伏念臣可辭之實。其說有三。臣謏聞淺識。學術荒蕪。多病早衰。心志憒眊。決不能發揮帝制。風動四方。其當辭者一也。昨自中司。力丐外補。不圖簡在。就易貳卿。尋具懇辭。冀遂前請。伏蒙訓諭。不敢輒違。今被峻除。乃復冒處。則前日之丐罷中司。止是避事而無引疾之誠。懇辭貳卿。止緣平遷而懷不滿之意。得罪淸議。何以自明。其當辭者二也。又□□□除中書舍人。嘗權直學士院。屢雖露章自劾。終蒙聖度涵容。載加褒揚。洊歷臺省。今則復躋鷺禁。恐致人言。其當辭者三也。有一于此。已不敢受。況兼三者。何以勝任。伏望聖慈。保全孤跡。追寢誤恩。除一外任宮祠。或蒙哀憐。未忍投閒。卽乞仍舊禮部供職。庶于愚分。有以自安。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第二劄子

臣茲被誤恩。擢登鷺禁。已具奏辭免。未奉俞音。伏念臣。偶蒙簡知。收濫侍從。才質凡陋。自信蹇淺之學。議

論迂闊。無補艱難之時。加之病衰。日虞瘝敗。比由中憲。力丐外祠。猥荷慈憐。就易禮部。復申前請。卒不獲命。曾未踰月。遽有超遷。若卽強顏。叨竊非據。則臣向之丐罷中司。非緣疾病。懇辭宗伯。止欲要求。豈不上誤睿知。下貽譏議。兼臣羸病日加。移告頗數。決致曠職。有累聖朝。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休養餘生。少安愚分。他日未塡溝壑。不敢輒避使令。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衰病。丐易外祠。今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捐棄。非臣糜隕。所能報塞。固宜聞命引途。不復辭避。然臣迫于私義。不忍復冒宸聰。竊惟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況緣衰病。志力俱疲。而吳門要藩。密邇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疴臥治之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顚隮。伏望聖裁。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宮觀一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爲。伏念臣早以庸虛。備更煩使。昨緣被病。得請就閒。節戴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奉香火。少答恩私。茲者又蒙淵衷。曲垂簡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益思努力。自竭萬分于中興之日。而臣齒髮益衰。筋力難強。雖恃覆育。尙此偸生。而服藥命醫。略無虛月。螻蟻餘命。固不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則累國不細。伏望睿慈。追寢成命。改授能臣。以安愚分。取進止。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尋具辭免以聞。今月二十六日。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竊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數舍。地便且優。況出宸慈。記憐簪履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年。久蒙矜察。侵尋老境。發作無時。仰惟留鑰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臥治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議。豈不上負聖明。下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瀝悃誠。敢望天地覆育之私。察其老矣無用。非出矯飾。俯從所請。依舊宮祠。使得逍遙從道。以盡餘年。或他日痼疾稍安。尚期糜隕圖報。取進止。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狀。今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寵移近輔。感恩戴德。九隕莫酬。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于五月內。嘗具奏乞一外祠。俄以敵犯中原。警報遽止。義當效死。不復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斥堠。遣發間探。頃方小定。即申前請。不謂疎遠。誤簡淵衷。然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瘁。股肱之郡。益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帥。退量衰謝。引去無嫌。伏望睿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少休衰朽。臣纔候被受省劄。即交割職事。依限起發前去。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授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施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嘗丐投閒。未奉俞音。遽聞警報。力疾從事。黽勉至今。忽蒙誤恩。移真近輔。實爲優便。使

臣自擇何以加之。固欲痛自激昂。少圖報稱。而病體益劣。神志久衰。重惟股肱之郡。大非養疴臥治之所。若乃貪冒榮寵。緘默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譏清議。比獲暫解上流之寄。固無避事之嫌。已嘗于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宮觀。伏望睿慈矜憐。曲賜俯從。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貼黃

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于近制。亦有妨嫌。併乞睿照。

辭免轉官及知婺州劄子

臣比再具辭免轉左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恩隆命重。感涕難勝。伏念臣久此叨踰。迫于衰暮。茲獲善罷。仰沐殊私。至于列職祕殿之崇。增衍爰田之富。已極榮耀。不敢固辭。惟是假守大藩。寵加峻秩。尚有危懇。敢冒昧言之。臣本以疾病丐閒。覬親藥石。而千里之寄。責任匪輕。艱難之時。不容臥治。欲黽勉自効。則無勿藥之期。若優游卒歲。則失共理之責。所願暫歸林壑。閉戶養疴。庶幾他日小瘳。別圖報効。若乃大臣出入遷官。雖見于祖宗故事。而近年以來。絕不復有。況臣涼薄。貳政罔功。冒此峻除。懼招物議。伏望睿慈。保全終始。所有轉左通議大夫知婺州恩命。特賜追寢。除一在外宮觀。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轉兩官加食邑知婺州劄子

臣五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左通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知婺州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比緣被病。力丐投閒。屢干咫尺之威。大懼再三之瀆。叨蒙全度。獲解煩機。而乃還祕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分符大郡。衍食眞祖。皆非衰謝之餘。敢冒寵綏之渥。必貽顚覆。上玷恩私。伏望聖慈。俯察衰蹤。追還成命。俾退司于祠館。以養疾于田間。庶幾愚分少安。羣言允穆。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伏蒙聖慈。令臣候朝辭日。不隔班。令閤門引見上殿。緣臣已罷政機。不敢久留。欲于十四日先次朝辭上殿。取進止。

辭免除知洪州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尋具奏辭免。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臣契勘南昌上流。古稱重鎭。非才術足以辦劇。德望足以折衝。則何以撫寧一方。上寬憂顧。如臣涼薄衰病。不敢愛惜餘生。儻或上誤陛下寄委。則死有餘責。區區誠悃。具載前章。再念臣災禍之重。前月末一兄喪亡。積憂傷心。氣血益悴。未能仰遵聖訓。兢懼隕越。言不能敍。伏望慈哀。檢會前奏施行。臣無任瞻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福州劄子

臣昨蒙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候朱勝非到發赴行在尋具懇辭奉詔書不允以臣犬馬之疾再具奏乞一在外宮祠未奉指揮已再具狀申都省外今準進奏官報已除臣知福州臣仰荷慈憐俯加器使多事之日豈敢辭難但臣本以衰遲不堪劇務力求閒外以便醫藥豈謂鴻私未懋復補帥藩況于七閩稍遠行閫寔難方靖民力未瘳海道防秋責任頗重宜得豪傑上寬顧憂豈臣衰疲可以倚辦不惟恐誤國事亦于私義未安不免披訴悃誠上瀆聰聽伏望檢會前奏追寢誤恩除一在外宮觀臣不勝懇迫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于今月十三日已交割職事與朱勝非訖見在紹興府城外聽候指揮伏乞睿照

乞張銳改除一郡劄子

臣伏覩聖旨除張銳知常州雖係兩浙制置使韓世忠奏差然臣承乏樞府預聞政事銳乃臣族叔而常州乃臣鄉里臣與世忠雖昧平生而銳亦非近屬竊恐清議不能無疑必謂臣私于宗姻以芘其鄉里不特于私義未能自安亦恐于公朝不能無累欲乞聖慈改差銳一別州軍差遣取進止

乞錄用曾紆劄子

臣訪聞三月二十七日諸路勤王檄至湖州知州通判與寄居官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議猶豫莫能決曾紆奮然起曰此逆順之理甚明夫復何疑促令張榜用建炎年號議遂定紆又令本州枷禁苗傅取軍

器人。令湖州守倅。皆被賞典。而紆首明大義。理宜褒錄。兼契勘曾紆故宰相布之子。臣雖不識其人。采聽公論。皆言風力敏強。有可用處。雖少年斫弛。嘗絓吏議。閒廢已久。方今多事。人材難得之時。使爲監司守臣。必有可觀。欲望略賜旌賞。量材錄用。取進止。

乞落丁騭致仕劄子

臣伏見右承務郎致仕丁騭。昨任建康府上元縣主簿。到官未幾。致政而歸。恬靜安貧。不改其操。學行吏事。皆有可觀。今年方五十四歲。心力克壯。竝無疾患。若俾復從祿仕。不惟可以崇廉退之風。亦見聖朝無遺逸之士。欲望聖慈與落致仕。臣屏居田里。偶有所知。不敢緘默。謹錄奏聞。謹奏。

移蹕吳門乞上殿劄子

臣以衰病九死之餘。自閒陛下移蹕吳門。理宜一覩天顏。乃蒙記憐。猥賜嚴召。勉策駑鈍。將次行闕。區區臣子之誠。竊願瞻望清光。少佈愚悃。伏望睿慈。令臣到闕日不隔班朝見上殿一次。取進止。

乞令范瓊討苗傅劉正彥劄子

臣伏聞苗傅、劉正彥、在嚴、衢之間。大肆猖獗。道路之言。謂王師小衂。將官王夜叉戰歿。審如所聞。亦不可忽。蜂蠆有毒。理宜濟師。側聞已遣周望爲制置使。將兵前去。竊恐周望不曾用兵。兼人數不多。未必可恃。今聞范瓊將兵十萬已到衢州常山縣。乞陛下親降御札。慰諭范瓊。委令措置。捉殺二賊。齎賜茶藥。以安其意。庶幾可以責辦。如有可采。乞速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

臣又聞范瓊昨在淮西嘗作書偏告鄰郡辯壽春之事非部曲作過乃本府兵自爲亂觀此亦有畏義之心今瓊之來必以苗傅之事勤王因而獎用必能効力更乞睿察

乞赴闕奏事劄子

臣蒙恩除知紹興府迫于病衰兩具辭免伏奉詔書及聖旨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依聖訓力疾前赴新任伏念臣一違軒陛再閱歲華悾悾之義切欲一望清光及奏稟新舊任職事伏緣元降指揮限三日之任仍具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恐稽違期限不敢陳請已自衢婺州前去交割職事外欲望睿慈許臣到任後略赴行闕奏事取進止

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臣聞善醫者先治其腹心之疾而後及其四支李成之在泗州腹心之疾也成于諸寇最爲桀黠今雖招安訪聞擅自出兵攻犯楚州若更置而不問則淮南非吾有也淮南非吾有則江左豈得奠枕而臥乎道路之言或謂李成已爲金人之用雖未必然理恐有之將來秋冬敵騎南牧而成爲內應則爲患豈止淮南而已哉去年朝廷遣劉光世擊之獻捷奏功推賞惟厚李成今日反更猖獗則光世豈得泊然不以爲念也欲乞睿慈再委光世指置捕戮使終其功然李成賊徒不少光世恐未能決勝今聞杜充將至若間道諭之使與光世腹背進兵又使王瓌爲之援則李成之衆易滅伏望睿斷早賜施行庶幾不至養虎遺

患。實社稷之幸。取進止。

又

臣竊見朝廷紀綱未立。威令不行。將士惰驕。盜賊猖熾。乃欲制禦四夷。其不可豈不明甚。李成近在泗州。前後叛服不常。最爲桀黠。名爲附順。實肆姦謀。非他賊之比也。今聞舉兵輒犯鄆、楚。其包藏之意。已復露見。不可不計者有五。臣試爲陛下陳之。成謂泗州形勢要害。爲咽喉之地。故必欲得之。則其用心。固可知矣。朝廷不得已而授之。遂據要害。扼吾咽喉。不可不討者一也。昨者亮之破宿州。實出其謀。聲言亮叛。自行襲逐。而實助其虐。然猶鼓行而西。不敢南牧。今據淮壖。遂逼行在。略無忌憚之意。不可不討者二也。或謂姓名合于圖讖。或謂相貌異于常人。脫或乘吾微弱之勢。逞其窺伺之謀。不可不討者三也。或謂金人已與之通。許以淮南。授以封爵。審或如此。秋冬敵至。與爲道地。則吾中國。豈復枝梧。不可不討者四也。防秋在邇。淮南爲要衝。而賊盜未除。何所設備。治兵積粟。成必沮撓。不可不討者五也。有此五事。使其未叛。亦當圖之。況其跡狀已著。可復緩乎。或謂彼衆我寡。未能必捷。臣以爲不然。師以順爲武。以直爲壯。在和不在衆。顧所以用之如何耳。朝廷昨遣劉光世擊之。奏功甚衆。第賞甚厚。今日之事。光世當任其責。儻或光世兵少。不能辦此賊。則朝廷亦當悉吾重兵。北結杜充。併力翦除。又況此去淮甸。不過數舍。固非勞師以襲遠也。翦滅此賊。然後一意以防外侮。庶幾宗社可保。而中原可復。伏望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按發將官周勉劄子

契勘本司昨緣撫州崇仁縣管下未獲羣賊傅念五等作過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統領官周勉將帶軍馬前去措置招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勉會合本處敦武郎兩州都巡檢張師顏等分頭討捕周勉下官兵與將兵土兵相遇其將兵土兵認得係周勉下人兵遂復回轉其周勉下人兵便將弓箭施放迎敵其將兵土兵言說都是自家人不須如此其周勉下人兵不從所說一向趕殺被傷人數不少又差使臣孫成等四人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擄拽溪內有忠訓郎城南巡檢竇全當時前去勸諫亦被微傷手指其撫州通判趙士原已將被傷軍員吳臻及土兵符照等驗下痕損訖本司契勘周勉身爲統兵官出兵以來未曾立到功效卻將土兵吳臻符照等不聽分說趕逐傷害巡檢亦有傷損顯屬暴橫理宜略示懲戒本司除已將周勉罷統領官拘留聽候朝廷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奏爲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招捕盜賊統領官周勉在撫州崇仁縣輒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下將兵趕殺傷損奏聞伏候敕旨

論平江府災傷劄子 紹興十二年都省

契勘本府昨放過災傷六萬六千三百九十石有零近據運使朱郎中到府牒委通判別行委官檢視及差湖州支使前來本府通判請到五縣知縣據逐官申所放災傷續據人戶投狀稱復得熟及誤放過苗米共計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三石六斗有零甘認送納某尋體訪前項災傷各係積水去處從來不曾開

關苗稅。遞年止作災傷放免。今歲雖是豐熟。其積水去處。元不曾耕種。本州及五縣官吏。見上司別差官重行檢視。緣已係歲終無由驗實。慮所委官觀望回申。致被罪責。遂且以人戶申復得熟。量認數目。應副上司。某竊見今歲緣一熟之後。糴買數多。人戶輸納。已見費力。下戶已多逃移。今年所認一萬三千餘石。必致敷率人戶送納。顯屬騷擾。其米一萬三千餘石。于朝廷不繫多少。而在一方利害甚重。欲望矜念本府糴納數多。人戶不易。特與蠲免追納。設或所放內有不實。緣于法許人告首。罪賞至重。將來或有告訴。其當時檢放官吏。自可依法施行。

小貼子

朱運使所有必令諸縣量認數目。蓋緣朝廷止憑朱運使申請。故劄不覆實。而朱運使爲已申陳。故不敢以實有災傷再申朝廷。伏望詳察施行。

毘陵集卷五

奏狀

論增置教授狀

右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采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兵變。二聖播遷。鑾輿出狩。兩河之地。已陷于敵。西京關陝。尙爲敵巢。邊亭無臥鼓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闕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祕。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音。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嘗置教授矣。餼廩所出。不可貲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見其愈于昔也。宣和之末。卒無救于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先。覆車是遵。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撥遣滯留。臣聞爲官擇人。未有爲人而擇官也。況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縱使未暇。豈當復增。況得祿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選。近制改科。參用詩賦。後進習經。懵不通曉。若取兼習詩賦。可爲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窠

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既成拜爲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俟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

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爲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于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爲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顧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捍外治內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經而引其足耶今謂士人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爲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爲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于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爲然也又況所不及者耶方其無闕之可授則人固息于僥求及其有闕而不及則人必懷于怨望利害得失固不一端況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強敵

內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爲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煩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亟賜寢罷。再取進止。

乞付告事人下御史臺狀

右臣伏見自崇寧以來。外則姦臣擅政。內則閹寺弄權。相爲蔽欺。以亂主聽。卒致禍敗。宗社幾危。陛下纂承。親見既覆之車。深懲不遠之鑒。勵精政事。固宜內外臣僚。洗心滌慮。精白以承休德。而欺罔之風。猶未不變。近者特降聖旨。爲剩員高貴叫稱呂源行下收買竹木。搭蓋席屋出賃等事。令御史臺體究。本臺按驗。並無實狀。尋具奏聞。乞降下告事人姓名。追呼照對。奉聖旨。高貴疎放。告事人並不追呼。臣竊謂此事上聞。宜有所自。致煩特降睿旨。付之有司。實賴聖明。燭見事情。乃加攷核。設或不付有司。便行典憲。則一呂源固不足惜。人或謂陛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命令輕出。陛下之賞罰失當。一舉而三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英睿天縱。而臣下猶敢誕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按見。使其得逞。則變亂是非。以白爲黑。將何憚而不爲。伏望陛下特詔有司。如係朝廷之上。得于告言。則誣告之律。固當舉行。如緝捕人。直達聖聽。則罔上之誅。不容恕免。欲乞聖慈。檢會本臺先奏事理。降下姓名。以憑核治。庶幾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資攷關陞狀

右臣伏覩臣僚上言。京朝官並替成資。以二年爲任。蓋以權一時之宜。少尉留滯失職之士也。然于資序

不可不正。祖宗以來。京朝官監當兩任而陞親民。親民兩任而陞通判。通判兩任而陞知州。守倅而上。多由堂除。則多替成資。知縣而下。皆由銓部。則皆替年滿。故知縣而下。必兩任六考而後關陞也。今若率以兩年爲任。則纔及四考。便可關陞。而資序暗陞。爲患實大。何以言之。今朝廷吏部。每以知州通判闕少。差注不行。而爲知縣者。盡替成資而來。則關陞者必多。關陞者多。而無闕與之。將復有留滯之歎矣。臣愚欲乞知縣監當。雖以二年爲任。竝須兩任以上。實有六考。方許關陞。如有可采。乞賜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辯正薛昌宋違御筆罪名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據朝散郎薛昌宋赴臺投狀。敍述宣和六年中。監左藏庫。爲步軍司例物事。斷違御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實爲非辜。乞敷奏改正者。契勘臣昨來備員察官。輪當推勘上件公事。具知本末。其戶部左藏庫。先于宣和六年閏三月內。奉御筆限兩日支步軍司廂軍例物。本庫已依限據已到支帖盡數支訖外。有其餘數目。未有支帖到庫。無憑照支。其步軍司何灌。便作本庫不支申奏。晝下御筆。送臺推勘。尋根勘得所支例物。限內椿管竝足。依法候見支帖。方合支給。所有戶部左藏庫。卽無違御筆事跡。止坐有失申催支帖情犯。約係杖罪。具案奏聞。下大理寺。初亦約定杖罪。其後忽作違御筆處斷。實與元勘情法輕重。略不相當。蓋緣是時內侍梁平。先總領左藏庫。朝廷惡其擅權不法。罷平總領。平無所發怒。因以償怨。雖大理寺兩次定作杖罪。竝令退換。又令梁平覈實。遂皆坐違御筆之罪。朝廷灼見非

辜當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大理寺根究仍令步軍司具析既係未曾給降支帖因何元奏內稱係未支數限一日具析聞奏纔行遣間又奉御筆免勘疎放于是命官追削者一十八人吏杖脊者七人惟戶部侍郎王義叔獨免除名即復差遣外其餘雖累遇大霈稍已牽敍而無辜之冤終未昭洗臣竊謂違御筆爲大不恭大不恭爲十惡立法太重靖康之間臣僚固嘗論列廢罷又況初非違犯止以一時小人弄權而詔獄成案一切不用誣以十惡濫孰甚焉是時臣雖作勘官目覩其事不當言責無由論奏臣今待罪言路仰當陛下明燭幽隱宣達下情之時深懲前日閣寺撓法之弊不容有冤抑不伸此辭昌宋詣臺雪訴臣既知之豈敢緘默欲望聖慈將一時被罪官吏特賜改正仍理元斷月日更詔有司似此之類竝令檢舉改正施行庶幾冤濫獲伸感召和氣仰副聖明欽恤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置翰林圖畫局待罪奏狀

臣以孤遠一介誤被簡知擢登言路艱難之日固思捐軀自竭以報異恩每侍清光數奏之際屢蒙獎納則臣凡有見聞豈宜緘默比因論翰林畫局事竊聞言者謂臣與郭康伯爲親戚因其欲賃此屋遂奏疏論列臣雖至不肖備位言責豈敢輒緣私親遂指爲朝廷之失乎乃致上煩陛下付之有司體究情實震悸惶惑不知所由臣竊自念風聞言事固或得于親舊設或康伯與臣有葭莩之故則臣遂無所逃罪偶幸康伯素非姻婭然臣受知于陛下而付以耳目之寄識闇才劣不能仰稱任使遂致有黨親之疑覈實于有司上辜陛下耳目之寄臣何顏面復厠朝列伏望睿慈早賜竄謫以戒狂妄臣見以疾病在假無任

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再乞罷言職求外狀

右臣近緣論翰林書局事。或謂臣與郭康伯親戚。蒙付有司體究。尋具奏乞賜竄謫。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體究得臣無罪。令疾速依舊供職者。仰惟大恩。莫知報稱。迫于私義。尚敢瀆煩。伏念臣誤辱聖知。叨居言責。當明主焦勞于上。實羣情竭盡之時。居多妄發之言。數冒蓋高之聽。仰日月之必照。每示優容。質鬼神而無疑。敢懷阿比。覬少裨于盛德。知自効于孤忠。不謂憃愚。乃貽謗譸。期逞中傷臺諫之計。遂忘欺罔君父之嫌。上煩容察。覈實于有司。退省孤危。措躬而無所。非因辯正。豈得保全。由臣素望不高。周身無術。備員六察。亦既數年。代匱副端。已踰半歲。精神疲于智慮之不敏。罪戾積于仇怨之寖多。職當糾于官邪。身自貽于吏議。雖丹書幸免。寧無竊鈇之疑。而白簡仍裁。終有吹齏之戒。復將就列。何所寄顏。況臣災難相仍。疾病頓作。已寬百謫。豈遑自爲安便之圖。正屬多艱。誠恐上誤使令之意。儻蒙矜貸。未忍竄流。欲望容慈。止罷言職。改授在外合入差遣。庶下安于愚分。亦旁弭于人言。益誓糜捐。以酬造化。臣見在病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辭免萬壽觀申都省狀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某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仰荷聖王簡記之私。朝廷收拾之意。宜不復有辭。重念昨忝政途。以疾得請。曾未數月。起以近藩。而自領郡以來。所苦增劇。加之煩暑。引飲過多。兩目昏花。不能

久視。兩脛酸弱。不能久立。精神憒眊。日就衰殘。已嘗具奏乞外任宮觀。今者伏蒙畀琳館之優閒。陪金華之講讀。日奉朝請。不勝寵榮。但以病軀。不容勉強。若復貪冒。必致顛隮。伏望敷奏追寢成命。改授外祠。除已具奏辭免外。須至申上者。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再辭免奏狀

臣伏蒙聖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具奏乞改差一在外宮觀。今月十六日。奉詔書不允。臣仰戴大恩。不知所報。固宜祇承明命。力疾造朝。然臣迫于不得已。不敢避再三之瀆。以祈哀憐。伏念臣本以病衰。退休祠館。曾未累月。起臨大藩。屬緣促迫啓行。不敢再三避免。尋聞睿訓。黽勉到官。而視事以來。日加衰苶。其詳已具前奏。不敢重復上浼宸聰。況殊庭經幄。職事清優。儒者至榮。非不貪戀。實以筋力難強。不容俯默偷安。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德。父母之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歲月之間。休養復平。別有使令。敢不竭盡犬馬。以酬恩遇。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